

皇

明

疏

鈔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九

權姦一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小人進退之何如故願治之君好善固篤而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求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管窺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寔繁有徒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賢也其傳大學至末章論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妨賢病

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道斯舉然獨於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曾參既推得賢為絜矩之要而尤諱諱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狡猾一入則賢俊必無所容而禁伏凶人乃所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乎此也臣一介書生遭逢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常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觀時事若于曾參之說正今日所宜採擇者焉臣請昧死為陛下陳之臣觀邇者御史曾鞏等感激思報忘其危辱糾劾辭小劉龍車以效愚忠奉欽依吏部從公看來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陛下明目達聰察微燭隱

洞悉諸奸大開言路意在鋐者雖欲迷杜言官之口以自固陰黨諸臣而封植之結為心腹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不敢也及鋐將具本覆題揚言於部曰若欲去他每官寧去我官曲為飾說悉加褒美一時謠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拂人好惡變亂黑白敢為蒙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神堯御極離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陛下為何如主鋐固昔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即欲忘身奮擊陳於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為聖明所燭而逮逐誅竊理所必加大奸數盡實天下之福矣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仰望明旨愈於饑渴是月二十

一日趨入本科聞鋐復本已下臣即往吏科觀之伏
讀御批盡正鋐之所罔而各區處之使群邪震疊
四海聳觀臣歡幸喜劇不覺舞蹈嘆曰真曠世盛事
大聖人之所作為也非我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
澈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皇極我但鋐罪止罰俸
一月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然臣愚竊有說焉凡亂
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
君之未知則彼雖為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
知則禍將不可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決誅遂不加
則彼復益將逞謀用智誣上行私殆無紀極延至大
弊然後從而處之甚不過一死然民禍已極國事已

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唯

於鋐既已知其奸發其隱且弊亦極矣何不毅然遠

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哉臣聞春秋大

義君人者之律令人臣無將若取之以律鋐則鋐之

誅當不遲之今日而

陛下猶未明罰勑法豈將小

懲而大誠以為小人之福與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

固無不至然鋐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已熟雖聖

人與居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為善者而後罰

之可使不為惡臣觀

陛下於鋐胥顧于大臣之中

挈冢宰之任排群議而用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

以宮保麾以子孫其委任恩寵亦云極矣而

陛下

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勵其忠也苟有人心容不匪
躬鋐猶大為欺殺若無關於君父之休戚誠惡積而
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
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陛下將無以鋐
昔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絕之歟臣
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
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
負君國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鋐於部事辰入申出
周間寒暑誠不可謂不勤也順承意旨足稱任使
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當群小
憲招邪伎可謂之忠乎惟其不忠故斯勤誠不足矣

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人臣之罪莫大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正人才之端縱秉執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猶足以爲士習之害敗亂之兆況不忠如鎔而可與之一朝居之耶臣知鎔不亟去則風之所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爲福禍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爲邪佞 陛下一日萬幾鎔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默識矣然則 陛下欲得眞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銓曹之地而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三年冬正庶官入覲

之期銑身斯任其當知所檢飭亦明矣臣頃於十三
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咸謂
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見擣駕座船牌榜吏部人
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皂官快迎送接踵由沛縣至
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方猶且榜禁子姪親舊勿令
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下司府州縣孰非銑屬
而乃適期使子招搖于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關
節私通一時物議之沸騰真足以為清朝之辱也
又請以臣之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每選本科承差
此謂之償勞猶可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
留以陞大驛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之或反以塞

絕驛分處之多至無所控訴姑乞

恩闕住遂傳請

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之榮豈我皇上欲使物各

得所之意哉衆口傳議謂亦惟視賄賂之有無為扶

持之頗異耳欺天罔人負君誤國臣不知鋐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普照復即臣之所聞見者

參之則鋐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乎進退之機

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決矣夫臣家居三載入科甫

及數月固非有積憤夙怨於鋐者也臣聞君之所愛

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况大臣乎則欲相忘于無

言者亦

臣

之心也

比年以來又聞一忤鋐者則立中

奇禍不然亦以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誠

危矣然臣不暇自顧猶諱復為

陛下陳之以鋐之

必去為快以去之不速為憂蓋君臣之義憂樂同之

大奸當路群枉門閑冒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

下勸庸非陛下之所憂乎則臣亦馬能默以為容
恕然自便耶伏望陛下諒臣愚之匪他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鋐亟賜斥逐以絕姦謀仍乞命下明

正其罪宣播于朝與衆棄之使天下曉然如克惡之

斷不容于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聖明之

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罷姦佞以勵臣節跡

王廷

臣惟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

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派波靡其潰靡極匪大柄以馳
之則畜惡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臻美
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 陛下明
聖洞燭幽隱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
之 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亦
既暴白之矣 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
隄防自破廉耻強辯飾非覲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
血誠仰望 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
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乞休
節荷 溫旨勉留臣仰見 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
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耻之節甚

盛休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耻以待其臣而下不勵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以廉耻自勵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悃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鋐自陳畧無懇詞且強為飾辭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鋐處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貪鄙之狀掇拾奏辨欺藐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勝憤忿其汪鋐姦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望其奏辨之蹕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

圖根盤蒂固之計人皆指為神姦鬼猾不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鋐其心為之決裂甚矣其辯諸臣劾已者俱指為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鋐平日果正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指實鋐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來姦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為之也近聞其語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鋐取以自用耳昔李林甫作吏部欲殺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

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
杜連上書言事即黜為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
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
今鋐以林甫自待臣不知其視陛下為何如主也
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兇惡敢於無禮自有
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祖宗列聖及我陛下
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勑天下提督學校憲臣
之諭猶拳拳焉道久化成天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
砥礪名節有所昌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
今鋐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鋐貪昧無耻蠅營
苟苟枉楷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恥然後為善耶

何其不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修而有黨錮之
禁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誤
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
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
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觀也今鋐欲取以誤陛下
臣不知其視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鋐之罪
其姦惡無耻具可槩見而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
供職者臣仰觀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
自決耳然禮義可行于君子而默罰當加于小人臣
觀汪鋐之意决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仰承
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汪

錦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
千層皮錦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蹈之是 陛下
之所知也 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
被劾人員不許論辯所以防姦撤壅故 祖宗重禁
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錦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
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錦乃自陳才能獻於 陛下
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緣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
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下有不治者請
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權衡 陛下
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
使居其位而況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

鋐之意不過欲媚假
璽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
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溺于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
不能懇切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責
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徃年
陛下賞有旨責吏
部矣為汪鋐者自當輸情服罪祇候
明旨可也却
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鋐得吏部尚書是老
先生與的全伏老先生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
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鋐之行檢
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
則汪鋐姦鄙成性無耻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譴
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榮慕祿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

如昔日之所爲者是不惟有負陛下待大臣之盛
心其爲汙聖朝清明之化損國家威重之體亦不
少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
患失之鄙夫而可使之冒大位列清班乎且冢宰者
百官之倡也士風者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
以士夫尚廉耻而風俗厚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
人寡廉鮮耻而俗薄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
諛趨詭之爲務而禮義廉耻漫不知爲何物若汪鋐
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爲恠談
笑如故撥辯不已是無禮義廉耻之尤者也今其主

惡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朝諸臣
益倣效成風廉耻道喪實不知其所底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鋐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鋐實以百官表
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
非聖世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
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
無非言斥邪遠姦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鋐姦佞欺
負之狀早為罷黜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靖直
亮大臣一員以克其任使凡內外大小臣工知有姦
佞無耻如鋐輩者決不容于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

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
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宗社無疆之幸臣冒
瀆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褫奪跋扈權奸疏

高時

近該巡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明旨查叅翊國公
郭勛招納亡命充徒濫開違法大酒店擅收私稅酷用
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霸占軍民房屋貪賄
專權召災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奏仰惟聖
明洞察弊源著勛從實回詰續該都御史胡守中亦
將郭勛奸黨董情串結緝事旗校暗握厥衛機權冒
古官軍侵欺糧餉赫訐各商資本貪濫包辦工價征

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領 勅書等項欺心情
節具本論劾欽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見
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騰皆
云老奸巨猾帝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
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也是以輿情公法律
之勦之罪不容誅矣茲者僅蒙 皇上暫令認罪回
話姑待勘明處治此實 聖明御極頓挫奸雄之道
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顧為勦者法
當惕然省感吐實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
愆猶難逭於放殛之謹矣夫何郭勦文過逞奸執迷
不悛數日之間連章三奏撫歸妄辯中間情實忿戾

一則曰臣實不敢深懷怨望在聖明固以盡識其
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何必又勞皇上賜勅等
語而已欺天罔人聽言可以觀志臣不知其何心也
意者助之恣肆飾非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得
肯綮緊要若可巧言遮蔽殊不知踪跡敗露欲蓋彌
彰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助之罔利無
厭言之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
臨清徐州德州亦齊魯會通貿易之區也助皆置有
私店同夥計興販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懸翊
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方關津不敢正視侵漁民利
歲入鉅萬而貪夫谿壑難填之慾可謂無遠不至矣

且以頻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已盡雖至

朝廷近

侍內官房屋勦亦任情奉併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

華麗庄屋一所田連阡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勦之

白占近故蕭敬太監之業也東城沿溝衝衝大宅一

所中間古銅玩好之器不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

處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勦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

業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此

則勦之白占近故韋霽太監之業也城南八里莊輪

奐膏腴墳宇田園一所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勦之白

占近故寧璫太監之業也又如太監溫璽物故家資

玩好值銀十萬兩勦則用強奪取過半又占庄田一

處值銀萬兩寃抑無伸罄將各官一應護勑御祭

龍碑毀廢無存所創庵院寺觀殿宇拆回改造庄舍

孰敢撓阻蓋由郭勛威力暴著凡有觸其怒者欲求

止於破家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懼不但犬馬之畏

猛虎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

之忍心害理當何如其為報也且以運糧船隻造成

工價不少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使黨惡光

棍槧將銀貸准借運糧軍士按月收息幸其浪費貧

窘逼勒就將官船准折私債不論船之大小新舊一

槧折却變價是誠何心哉權奸之惡貽患于商賈貽

患于畿民貽患于內官貽患于漕運從此不治日久

月深殆將無所不至矣民之蠹蟲國之盜臣不圖見
於聖明之世也以上貪饕大畧是又出于御史車
邦祐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助
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助之坐地運籌籍
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員楊紹言
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尊一舞文弄法
撥置行私五人尤為無賴中之巨魁至於託之心腹
可備緩急之用者又有橫豪官旗人員陳碌孫聰渠
永濟彭福李福鄒經劉宣柴鐸郭鎮黃曙韓傑李魁
陳益趙勲王叢林邵寶申鑑司昇王胡孫應乾李濟
王月李昂李秉馬奎張鑾莫非鷄鳴狗盜之一輩也若

夫布為爪牙生事害人則有棍徒孫錫孫雲裴應龍
袁亢贊戴保光周路王三孫淮來福邵宗彙李茂日
逐走透徹衛消息訪察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
政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且有
剝削官軍極其狠毒興言至此真可流涕每年河南
山東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要磕頭銀二百兩領
班指揮磕頭五十兩管隊千戶寫字旗軍各伍兩辦
納若為定分要之皆非各官之已資也却將班軍行
糧賞米一一扣除交送明白方免綑打耻辱凡遇外
衛二價無措明縱孫聰陳碌用強捦借低銀每一百
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

滿回衛輒便指狀詞狀或差管工把總守催責令人
衛監併加倍追收解償私債以致原籍軍餘貧窶骨
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助之貽患及此可謂忍矣
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蓋國家節養餘力
優恤軍士之渥典也柰何郭助私室計日役占者不
計其數聽信投充跟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
之買開回籍者有之修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
手藝軍士莫不輪番役使止給食米一升皆隸陳碌
孫聰置有私簿挨次分派含寃動控訴無門損壞
營務實由助始蓋助既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
全不仰思我聖明眷注者何如而助顧可以為是

也是其上孤君父之恩天理人心泯滅盡矣再照
郭勛舉動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非一是也且
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畏法
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保全身家勛為閭閻權貴與
之交通代伊管理庄店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
北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糧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莊
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
糧之期人人隨處糴買多方私自封殖有積無散此
從何為律開違式器用不許擅制勛先年令清巡叅
督李節鑄造流金圓爐六十面銅藍方爐四十面又
常造有金銀山等項侈靡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而

何用然其僭擬玩法尤駭觀瞻外國不許交通關津
不許阻隔亦禁例也勦則拳拳然必欲革去巡關御
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住朵顏邊郡販鹽
販茶買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法度森嚴不知視
為何物是必勦之貪鄙克殘根于天性恭惟堯舜在
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
謂童牛之牿將以預防其觸也積豕之牙將以預制
其噬也臣等伏覩 明旨責勦內云好生強悖無禮
恬不畏法欽此則知勦之媒蘖情狀自悉於 聖明
日月照臨之下若無容言矣臣又竊謂小人為惡亦
恐人知未及知猶有所憚也迨夫貫盈敗露人皆知

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姑容彼將安意肆志
養成隱憂負霜不戒而堅冰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
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鋼均一朝廷
勲戚罪犯輕重比勦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不貸者
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故惡雖小而
必治使人不敢犯也夫勦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要
之羽翼尚多聲勢威權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
免遲疑觀望事體尤為不便中間疑忌幾會所在不
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
伏乞 皇上大施剛斷早奪邪勦坐府督營權柄
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邪勦一千奸惡人犯拏送鎮撫

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護徇私
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
奸邪之黨類自散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 宗社
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
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戚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
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
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
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之年
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

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於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言嵩

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
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
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
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因言者之
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
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叛道取天下
後世之嗤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
格于 皇天上天恐奸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
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不息占云大臣專政然臣
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
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

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狃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議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三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

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

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

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

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

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

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涉以

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

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

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

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輸皇上令嵩稟本蓋任

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點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蒂，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恩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占大且。

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
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
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
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
臣以己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
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
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
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
己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
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
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撰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

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悉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

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
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悞
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
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
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
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
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
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
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閑老他日一
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
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

不
明
嵩
為
輔
臣
以
明
功
罪
以
勵
人
心
可
也
乃
為
壟
斷
之
計
先
自
貪
冒
軍
功
將
欲
令
孫
冒
功
于
兩
廣
故
先
布
置
伊
表
姪
歐
陽
必
進
為
兩
廣
總
督
親
家
平
江
伯
陳
圭
為
兩
廣
總
兵
鄉
親
御
史
黃
如
桂
為
廣
東
巡
按
朋
奸
比
黨
膝
臘
奏
合
先
將
長
孫
嚴
效
忠
冒
兩
廣
奏
捷
功
陞
所
鎮
撫
又
冒
瓊
州
一
人
自
斬
七
首
級
功
造
冊
繳
部
效
忠
告
病
乃
今
次
孫
嚴
鴻
襲
替
鴻
又
告
併
前
效
忠
七
首
級
功
加
陞
錦
衣
衛
千
戶
今
任
職
管
事
有
武
選
司
景
字
十
九
號
堂
稿
可
查
夫
效
忠
嚴
鴻
皆
世
蕃
子
也
隨
任
豢
養
未
聞
一
日
離
家
至
軍
門
乳
臭
孩
童
亦
豈
能
一
人
自
斬
七
首
級
而
假
報
軍
功
冒
濫
錦
衣
衛
官
爵
以
故
歐
陽
必

進

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

京得掌後府印信

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

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拜道

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

威足以籍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

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

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

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

受鬻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兒

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嘗自嘆以為養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罰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卒

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
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
解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
敗猶可掩飾此處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
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拏
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拏问我具揭帖維持
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
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
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
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
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

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
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草任為民矣嵩乃於
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
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
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
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
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
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
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
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
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

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事
且如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
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
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
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
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
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
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
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剥削乎
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
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

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儼遂理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累點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避

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
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
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
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
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
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
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
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
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恠其墮于術中而
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
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

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一起一居雖嬉笑歡歎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

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

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

捨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時

嵩之攔駁大此奸

奸

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
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
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
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
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
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
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

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
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
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

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悞圓融出自
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
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
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贍或心有
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
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
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
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
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
忍負於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
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邪也科道雖罷廢停嘗而

部言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
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
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
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
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
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
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
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
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
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
足惟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

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刼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恆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讐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

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
謫官邊方往逐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
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
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皇上
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癢
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鷙與嵩鷙
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鷙將來為禍更
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
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

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

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
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
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廷可清
矣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
畏 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
聞風而喪其膽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
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
頸梟吉囊之頭臣竝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
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
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文書乞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

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
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
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冤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周冕

近該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為員外楊繼盛論劾
輔臣嚴嵩懇乞天恩辨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
奉聖旨覽卿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未
說欽此臣濫廁武選職司功次稽查冊籍聞見頗真
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平生心事
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事而責之其說
已詳且盡臣不敢再瀆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

事為陛下陳之臣卷查嘉靖二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狀送據嚴效忠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考會武舉未第志圖報效本部咨送提督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二十八年廣東瓊州等處黎賊勦平差委效忠赴京報捷即比例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月餘隨有嚴鵠告稱有兄效忠患病不能受職情願與親弟鵠替又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首級七顆該陞二級與做署千戶題奉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司郎中時因見邸報指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

也又指問嚴嵩誰皆曰噲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不勝驚駭意以嵩為朝廷輔臣受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廕天高地厚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聞士民傳言道路這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妄功得官臣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國謀敢效市井之行忍壞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以言今幸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勅下本部查明采說嵩合當任

部查明 奏請以聽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割
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
欲臣依從題覆臣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蔽緣
以為奸臣欲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寅聽
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心可
容誅哉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以對證臣
請折之如曰嚴效忠果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之近
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本
省無起送公文今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
效忠果係鵠之親兄世蕃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
此滿京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蕃之子據

當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勇
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有軍民將士未有斬獲之
多者止宰相一孫獨朕勇冠三軍遽收七級之功如
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破計二月二十五日
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何其身體畧無他恙即朕
飛報軍情于萬里之京師如曰效忠到京金鎗舉發
近日疾故何以嚴鴻替職之日止告不能授職而又
捏添病故之說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替况奏捷
之功止終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
見行事例當先奏一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
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赴軍門聽用嚴鴻原非

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次皆買奪
之首級干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成圈套以為嚴
嵩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之鄉曲陳圭係世蕃親家
依阿朋比預為之地誰謂其無益谿壑之欲巧詐之
術發端于嵩之權奸濟成于世蕃之詭譎者尤甚于
嵩嵩之惡已無所不至况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
順之則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其言莫違罔不畏之
如虎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
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上本勿遲蓋恐朝廷因遲
致疑等語仰見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股肱心腹

未嘗有一毫疑貳於其中嵩亦以陛下待極

人言遽難以搖動故欺上罔下之事公然肆行畧無所忌憚于外今乃自知事出虛詐有干軍國法典懼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踪跡敗露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尚存可以對驗臣竊思祖宗之法有汗馬勲勞真正擒斬者方准計功陞賞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法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行之既久法為甚嚴累朝以來未見宰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惟容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

嵩以輔臣冒濫于其前是以蔣應魁唐國相以卿貳之臣亦敢冒濫于其後 陛下方追論之內外人心少知警畏今嵩之冒濫若不究正將來效尤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於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天地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恐不可得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以免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來襲替皆本於此今日甘為嵩之奴隸則得罪於天地祖宗得罪于天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贖是以寧盡言以致彼之害一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官使之責以孤

養之恩是忠於陛下之職分也。嵩見臣之言必說為他說以自辨以激皇上之怒以中臣孤危之禍伏望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賜寬正使內外臣工知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于無功而將士知勸朝綱整肅選法清明臣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乞察姦邪以光安攘大業跡

吳時來

連日伏覩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舉安正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尅剥軍餉以餽執政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

交結通同上欺

人

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厭罪惟

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

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之謂上負天子也臣不敢

也臣聞四郊多壘士大夫之耻宋臣呂蒙正尚以四

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職之盡人問其故直以為

我無他能可見惟知為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

已今夫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

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

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嵩

年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唯

有黷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書

以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辭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謂聖天子明明在

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嵩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避嫌不應窺覬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濫引伊親萬案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彼此為奸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思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君上我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

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牀，送與世蕃嬖妾二十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蹤草郎世蕃為之。若非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伍百兩送還。經弟張中州名曰路費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薊州失事，將銀三千兩俛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

不及數月賊報方急而克廉果
往去年給事中張燈乞要久任蓋指克廉特
言之耳楊順誤國欺君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
而三蔭其子既送監讀書又為錦衣千戶及百戶乎
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
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無疑矣臣思聖天子
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
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因以誤陛下也
吳嘉會修邊冒破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
陞三級連蔭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
器五杠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萬純面折其

事今御史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鑽所結非
世蕃而誰臣思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
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
蕃誤嵩嵩因以誤陛下也夫為朝廷弭盜安民
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為直朝廷之
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為
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蔭子亦
何難於冠軍民之脂膏以博顯榮而復樂於任事任
糾以爲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哉邊事之難人人
知悉宜自度用効以聽其罰於朝廷但不應

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蔭子欺罔
天庭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既乏
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尅而又酬以陞賞之厚
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為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乎
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
官之貪由於謀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策願皇上
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
十萬金今嵩之貪汚萬萬楊溥而世蕃之狠暴過於
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絕
其果何所從來哉萬萬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
百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

九卿衙門提證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歸田里以存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國法庶幾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亟處奸惡以謝天下以靖虜患疏

張翀

臣自幼讀書知君父之恩大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明時耿耿於中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卧在床屢聞邊報甚急錢糧空虛至厯聖慮求所以備邊禦虜之宜久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負國恩使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民

有入骨髓然皆畏彷之威愛已之死既不敢言

臣一

畏威愛死亦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其如君父

之恩時事之急何哉迺敢焚香具疏瀝陳血懇誓布赤心仰塵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察之

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陛下任之甚專優之甚

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貲蓋天下錄其子至工

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盡

衣青紫古今以來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

况人臣受知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

而况又恣行貪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

日邊情之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

本於嵩所致為陛下陳之何謂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乎邊鎮而已苟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今日惶惶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盡由賄賂所得方其未推之先俱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嵩者該部乃敢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即以其名陞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託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遁覆沒全軍得以蔭子戕殺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畫為廢壞如此則

魏虜安得不橫邊荷安得不困耶臣竊謂嵩不羈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何為錢糧之所以乏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取之戶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而嵩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費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肯取之私家必至尅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邊鎮承差齋餽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

嵩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
不保朝夕臣不意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
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竭四方安得不窮也
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亦
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
足以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柰何今日之人
才又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
顧朝廷名器為紀綱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
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
勢凡百貪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徒如梟
搜腐如蛆蚋或在內也則圖為改官終日干謁於

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
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
自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
意 祖宗二百年以来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
嵩所敗壞一至于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忠貞為
國愛民憂時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日
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
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其所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我雖然不但已也
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
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

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藉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也既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得不悒悒激憤懷深長之憂也臣嘗讀宋史至仁宗之朝夏竦在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真犯順于是歐陽修論竦奸邪傾險懷詐不忠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士大夫賀于朝萬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夫退一巨奸使人心驟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何畏乎女真哉今陛下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曩者亟黜奸臣趙文華當時百官兆

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

三

以為太平盛事今萬者又文華十倍欽怨已深不可
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况今虜騎縱橫東南未靖府
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怨
懲速加罷斥則不足以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
其成功哉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
言不謬即 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過於蔡襄所
云者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
自清邊防立見其固錢糧立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
美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嵩素無怨惡豈不知
言出禍隨况臣孤苦萬里抱病且久少加譴責即性

命不全母老妻幼流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哉但
思古人忠君愛國凡有益於社稷雖捐生為之臣以
是惟知君父之恩為重平生之學為重而不遑恤
其他也惟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臣不勝悚
懼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七十

權姦二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厪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

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諭方略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詔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

將非常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
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
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
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
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
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
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
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
攬吏部之權奸贓狼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
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
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

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蠹
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
人為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
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
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閭久而奸貪日
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
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
父子之所以重之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
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
後敢行小事晝通世善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
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謨者少有骨

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指
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
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
于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
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
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
耻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
三人者雖日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汚辱之吏而
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
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于丁汝夔之失事乎迺
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虜

賊之稱 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
也未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
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

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
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
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
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 君誤
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 勅下廷臣將此三人

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
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寧
薦不足減矣邇者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

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懼懲切之至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
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
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
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蠹茲北虜敢肆南牧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支多
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
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
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

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間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鎮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贊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懃切至以小人為戒者皆

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
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
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
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恐致
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
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
進極人臣之位久持 國柄叨攬 朝綱允有奏
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
亦露一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
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
敢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譖貨

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有
往昔之所戒以為行能賊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
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
唾罵神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
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
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
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
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
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
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
府邊陲之管嵩擅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

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勝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過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寗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寗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寗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令外官之

陞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華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陞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已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四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婢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于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遐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江西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授獻地宅不遑奉

聞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
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
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
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國尚
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
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路其供應
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網打需
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
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
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闢文者惟在門樓
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嵩誤負之罪

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宴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蹟貨病 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 恩之殃不小責
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
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柰何而求乞降禍
于天其惡可想而知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近
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苟有羨積亦
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
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
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
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
類養惡凡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

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
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
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
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
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
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
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汙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
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
痛恨太息于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陛下臨御
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
過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

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
以賂而出其門則剥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
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因其困民如此又安有
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
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
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
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殚其廬之入不足
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筭及鷄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昊
是以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
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
神輸鬼運哉官歛之于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

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籌楚之苦膏血
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
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
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
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于傷 天地之和招
恠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
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
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
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

用盍去此惑衆之臣以培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立仗之馬不為廷杖之鬼則為退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憚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廢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恩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當言之路遭遇受言之君既知奸惡復為誠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逭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

卷之三

奏虐無幾然

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派毒于民

更寔九

下為

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曆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

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

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

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

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

以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以

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檢人無才不足以動人

主一為所動非疎逖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進

言在臣聽言在

若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

臣

非不知左右爰立皆其深繙之腹心一言脫口刀鋸

伏馬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炬或去諸孽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為凡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

夫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德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遠賜罷黜以謝陛下并究臣不當許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四司為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偏

以清其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迹其形此進退人
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
間者也宋既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
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
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爲金帛之府聞京師有小
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宋又以邪僻濟之則
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况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溫竽華秩固宜上體
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享之遠人聞之凜然有
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
國之清乎且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夫

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克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鑿方可遏矣臣感激于衷不識忌諱冒昧上言于瀆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俟命之至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頃者逆胡犯順入侵幾旬焚殺之慘前所未以致厯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皇上憂勤惕勵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群臣莫不震疊思效條舉目陳而未嘗有探本之

盡言於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
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委質為臣
身非已有覩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聖諭人皆
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之備在於
內治之修然內治之要貴先端本正原歷觀前史得
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大學士嚴嵩位極
人臣職司政本奸險莫測貪黷無止以內勲貴之交
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
職自布按參遊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
每一遷擢例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
計蓋不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糧則剥

民膏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千輦回籍
樓檣坐船更番迭運擅役夫皂冒支關領沿河驛遞
州縣望風承順嵩輔政十年不為不久不為不專大
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剩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
所由來漸矣而嵩猶泄泄焉自為得計日肆欺罔臣
嘗計嵩往歲參論序班龔桔等疏內無故自表云寸
絲尺帛不敢收受門下羅雀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
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虜勢猖獗
武備廢弛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况身居元
輔世受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
往更新捐軀殞報國贊前鋒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

說以謾 清閒且貪饕如故恬不知畏薊州總兵璽
希韓奉 旨擊問嵩子太常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
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培勦
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為京師之屏衛
武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
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培勦軍卒取償倍利又安
望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此二臣失事老廢
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
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
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即邀
為已功而預索顧布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 王

府科吏至瑣猥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即為註撥而
預受盛堯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
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預撥以世蕃權臨勢托而
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目故
不能以悉數而亦不以瀆聞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
夫嵩節蒙聖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
下數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
罪賂遺請托之賊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
不知足柰何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京師安
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而復賂囑李鳳鳴郭琮為

之不知嵩之心何心哉又自九月初旬以来嵩之私宅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又潛自直所出私宅看發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眷屬即世蕃衆多之妾媵今潞河樓船一十三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船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君逸臣勞又聞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肯任事以成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警洩即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己得矣如君父何負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之心何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

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
敢抵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蕃狡鷙擅執父政諸衙
門奏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闢白世蕃而後聞又
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
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
以飾非強辨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
而彌逢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當路
之權心而緘其口即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今
天威在上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於正言
直指之時往往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
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璫

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

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癡
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
乞

皇上勑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叅論如果臣言
不妄將嵩父子早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

剛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脇
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攘之政
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
精忠神筭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
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而已况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大臣不正而欲小吏之廉必不可得文臣愛錢而欲責武臣之死亦不可得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於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倘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臣近見北虜寇邊財用訛乏屢壓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

極陳元惡之誤

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筆皆

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

奸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奸特

以輔臣尚為優容令自悛改而嵩恬不知警負

恩

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奸居位

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曹又

不能言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

竊私心痛之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

况今有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

之大罪伏惟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

撫諸將官督撫諸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

得人之死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
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邊臣尚猶深結嵩心以求
護已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希圖
內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展轉餽送殆無虛日遂令
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暇虜至閉城任其得利而去
嵩為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受其
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
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
而嵩撓部事賂賄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嵩之門
任其填牘將官未推善地動輒格魁軍士以充餉獻
如近歲萬宗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焉

心腹順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語
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鼎建財用不貳識者
蓋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機侵尅縱欲無厭採木侍
郎劉伯躍係嵩同鄉行郡重支賦罰銀兩或坐派民
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至數萬他欲築堡修城之費嵩
皆假公營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入私
囊遂至冒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在
民間其在嵩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嵩家恐
當有富于帑藏者此其蠹 國之罪三也趙文華罪
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嵩猶恃乾兒之

愛所得囊橐鉅萬盡寄嵩家蓋造大房居 皇城之
西嶺壓上游而嵩擅收入已畧無顧忌遣令數人護
送文華南還北至徐州即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
夫及支供給費嵩之敢護私人類如此此其樹黨與
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嵩家動以千
計勢不得不倍耗民財民財日困則嵩家日富絡繹
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有如狼虎所至
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敢誰何此其騷擾驛遞之罪
五也自嵩貪饕不顧一時嗜利無耻之士盡出其門
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超選
格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嵩猶洋

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心腹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亂階徒以嵩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爲憚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即畏嵩父子之奸誰肯為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平生讀忠孝書蓋熟聞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闢節致死况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聖明在上何奸不燭而諸臣

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禍自謾有君無臣誠可憤
悅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賜乾斷以求安攘實効臣之微軀何足惜
哉倘蒙俯垂採納乞勅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
數嵩罪狀取自上裁但令解柄放還即天下蒼生
受福而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聳然
思奮三軍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
可效用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國用漸可
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踈賤發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貪橫庸臣欺君蠹國駁

鄒應龍

臣竊惟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廢及其子若孫焉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馬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况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為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鋏鉞而敢披瀝于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簡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朝廷也夫何頻年以来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

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典
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遺
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
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群衆相競則價值轉
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
例其餘徃年吏部稽勲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
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
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元
治者本為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
家人嚴年為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
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

然配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元治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砍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携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僚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

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柰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為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為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累貨何止百千萬金徃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職

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纏
得十之四五而已剥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
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贖
貨欺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值母喪例應
回籍荷蒙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綸音留以侍
養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為世
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
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道惟恐身去被人
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酬倥偬
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前酣飲
竟夕今一目已盲而慄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孝

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采
索郡邑為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
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
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
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
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旨斥貪墨荷蒙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
此賊實為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刦天
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動掣肘言之自
取禍階故人不敢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
今蒙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苟容

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手參照工部左侍郎嚴嵩
本以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上行
私明開請託之門汚同徇私陰塞忠良之路很似豺
狼項元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
所獲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
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為腹心
自目之曰此吾美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
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
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解送魚貫珠
聯一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餽遺斗量車載遞
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占田

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
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剥斂無遺
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
忠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齎其肉而泄
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
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天
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國厚恩植黨
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寔同市井之為庭訓
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擅選官
輒犯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
揮僉事嚴鵠叨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

母喪為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逞錦衣
官為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氣此其毛頭
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
納 臣之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
姑令退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
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
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
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
安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
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
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

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于宵天威無任惶悚
戰慄之至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

天討疏

林潤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
誅幽明之所同情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
著敬陳其概上瀆宸闈仰荷聖明洞察專委拿
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
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
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聖天子為
民除害造福誠願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
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解

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
不避斧鉞而再瀆天威伏惟陛下少垂鑒焉切
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
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任羅龍文爲羽翼任惡
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爲爪牙窮凶極惡無所不
至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
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聖之寺
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
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
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
房廻繞萬間店舍環亘數里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

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間閭膏脂剥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絃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汗羃綢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為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為名而募

之兵精悍情急
暮則鳴金而解故有矛兵一則窩藏強盜而自畫行
兇如郭宣三劉相謀又攀錦既回鍾福秀等百
十餘人明稱嚴府官兵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
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
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被其戮死性命刦奪
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備道可
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
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
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
其孤寡者則有嚴良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良二占易

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童占鄖艮六之
婦或受人投獻而歐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鄧
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樊之傷任良諫嚴瑞朋
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賠糧者則有嚴富
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
彭相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登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
儀也有嚴珍之騙郭鵠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
嚴臻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
有嚴慶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思之害者崔二十三
之族嚴劫之害者王經也被嚴珍之害者黃來童也
二漢之害者林昌所也被嚴思之害者彭洪也

也被嚴富二之害。朱寶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耀
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玉鑾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
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今彭孔之主謀敗
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
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
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
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
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
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
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
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于逆濠無

無故今日之民苦于蕃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
宜江廣閩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威觀黨蓋
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
矣况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朝之日臣又請而
實之伊藩典模長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咀呪之
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
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
受典模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模敢逞其狂背
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模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
餘人至其家倒贓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蕃計殺
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驟

有曰托交竄逆之門數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
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模又何異于錢寧臧賢
革之交通寢濠乎幸賴聖明英斷早發典模之姦
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寢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
謀雖萬不能為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
類矣然則世蕃在朝之日荐沐厚恩猶懷異念况
今怨望于罪逃之時乎况今不法之事又昭昭如是
乎是世蕃居朝則為寧賢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
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
紀綱斲傷元氣則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
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

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奏請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陛下乎既而伏蒙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古莫不矣嵩又恬不爲恠仍復容留在家以明旨爲不足恤少

國法為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
之欺陛下乎近奉旨拿問有伊孫冒功濫任錦
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
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
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
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遣其
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家各
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曰在
伍孰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忘茲又非嵩
之欺陛下乎向日在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

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君父之前伏乞聖

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

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併提查革仍乞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

領勅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將彭孔明正

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
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母貽地方之患其家財
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逃
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
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
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
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戶
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
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
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
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強禦要在恤民豈特地

方一時之幸實為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所深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于冒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督臣欺橫不法亟賜罷斥疏

陸鳳儀

伏惟皇上御天立極任賢輔理一時內外臣工罔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間有一二恣肆不忠者皆出自聖斷即有擅斥不使廁迹於治朝此誠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萬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在是矣然今之元兇巨蠹有得以肆然一方長惡不悛未及

焉是共驩倅容于堯舜之世而地方之受其害者何
限也臣等待罪戶兵二科事干錢糧兵馬有所見聞
不容隱默竊照總督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
胡宗憲才不逮于共驩而亮則過之握兵八載于茲
不思盡瘁竭忠以報優眷之萬一而乃敢於欺上罔
下蠹國害民無所不至雖累百牘未足以數其罪也
臣等不暇他舉姑摭其前後數事大為公議所不容
者試一一為皇上言之前者海賊王直本與宗憲
同鄉素相識善受其贈遺軍前所用蔡時宜蔣洲陳
可願皆賊人姦細先于太倉州敗露被熊知州拏禁
倅脫者宗憲乃倚為腹心使之往來賊中暗相約好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王直勾領倭船六隻入寧波府岑港約衆不過三千上岸四散抄掠燒燬房屋殺害居民不可數計而軍門但以招降為名按兵不擊反出薪米酒肉以供饋之日費百金以上叅政劉震屢請出師不聽甚為扼腕嘆憤賊住港內半年彼此交質往來無忌總兵官盧鐘亦親造其舟飲宴屢夕而返宗憲乃預為賊地具奏乞赦其罪且欲以海防任之盟約已堅王直遂挺身來詣相見之際待以賓禮佯以指揮乘以肆驕任其自便略無防禁此果何為者耶幸賴我皇上明見萬里斷以必誅宗憲始不得已倒牌將王直送按察司收監復口諭按察

使寬之在外蓋欲陰令逸去而諉罪於該司也該司
覺之不從其言雖王直卒正典刑而三千之衆竟逋
天誅人心憤憤無所於洩誰之咎歟而猶揜以為功
叨竊殊恩橫行胸臆自立報功廟於吳山塑像其
中飾虛後繪廡壁比於燕然勒石不以為羞果何以
慰衆望而服人心也哉此宗憲之欺天冒功大罪一
也上年江西報警賊亦熾矣宗憲屢奉明旨親詣
會勦然竟不聞過江西一步延至十二月始為一出
徒逡巡觀望於衢婺之間所過縣驛每于夜半取辦
海錯珍羞稍不前輒筆斃吏卒無數其驚懼而自盡
者不知其幾矣彼何時也乃泄泄然自恣如是耶使

非天威遐震而江西之諸臣併力則前賊何從而殲也即今福建盜賊尚爾紛紛興化福州之間皆倭寇也雖有巡撫游震得為經略未能盡殄亦不聞宗憲協謀戮力一舉而匡攘之却乃晏然杭城府第日與歌童妓女淫佚無度時或集客遨遊西湖之上則以兵為戲自城門直抵湖山擺列軍士盛張旗甲以為觀美軍中有能彈射一禽一魚者賞以銀牌又或託稱疲火養重不出其視福建之賊肆毒三年恬不為意近日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屢促之親往福建乃不得已于今年九月二十二日始離浙江省猶復逗留中途不急進也伺候一捷則又貪天功為已力耳

則前日之

明旨屢下豈宗憲皆未之聞也此宗憲

之違

旨玩寇大罪二也浙江自倭寇為孽錢糧除

正賦外

每歲加派田地山場稅銀共四十七萬五千

九百兩名曰軍需是固不得已以救目前之急也而

宗憲乃大肆侵蝕於其間主客各兵徒張虛數支銷

案卷莫可稽查已經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查

盤糾勅計其冒破侵尅入已每歲當不下十數萬矣

邇來兩浙稍寧而連年大水渰浸民不聊生加派無

已而侵費益廣宗憲之自為身家計也誠厚矣然其

如民命何哉故兩浙素稱殷阜乃今則富者貧貧者

逃且相率而為盜矣前春夏間衢婺嘉湖之民十百

成群白晝搶掠若更削而竭之以積總督之銀山而
填宗憲之慾壑臣等切恐寇盜不在海上而在境內
張璉林朝驟之事不可鑒乎此宗憲之尅剥為害大
罪三也夫加派有四十七萬之多矣前此又奏取各
省解到軍餉銀兩直隸一十九萬兩廣一十五萬
兩以及南贛河南山東江西并河道等處亦幾百萬
軍門徑發批廻銀兩貯之杭州府庫以心腹寄之知
府李景莘不用牌票惟口傳取用此銀係四十七萬
之外文移不經布政司而亦科道查盤所不及者也
彼四十七萬之數開除既無下落此銀更又作何支
銷其與李景莘通同乾沒無疑矣又曾發銀二萬兩

付鄉宦嚴中茅坤買綿以賞僕爲名求其不擾省城
二人各將前銀盜匿入已竝無買綿一兩仍派湖州
寧波二府出綿夫賞僕已非矣况又任二人者之侵
盜乎蓋其託爲軍前賛畫者皆敗名檢行趨利附勢
之徒雖有文墨全無行止宗憲與之日夜耽嗜淫逸
雖明知其侵匿不計矣如蔣孝如呂希周如田汝成
皆游舌握繫出入軍門競爲奢僭重費供給蠹財害
事不可勝言此宗憲之靡費無紀大罪四也至於歲
造段疋所以供上用也浙江一省該派銀四萬三
千四百八十一兩六錢宗憲妄爲尅減乃令各府每
銀一千兩扣解一百兩名爲助軍前任金華府知府

李一元扣解稍遲即以急忽軍機叅諭則各府孰敢有不順風附承者哉大約一歲扣除共銀四千餘兩即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計其前後所侵歲造銀兩奚啻數萬但機戶必得銀兩足數庶幾織造可供

上

用宗憲既侵其十一之價則段疋濫惡不堪供用有由然矣如前年曾委嚴州府通判胡方監造卒以段疋不堪究革此宗憲之侵欺誤一國大罪五也且總督當有常俸又有廩給宗憲久住杭城該驛每日一小送三日一大送終費亦已極矣及查浙江通省共

三十九驛每歲為計處軍門供應事假以廩給名色派取通省驛分共計銀八百九十二兩八錢又杭

寧紹台溫六府每府各派銀八十兩金衢嚴處湖州
五府各派銀八十二兩四錢通計各府派解共銀八
百九十二兩零與各驛銀數相等皆以供應軍門除
省城不計外據各府各驛派解每歲供應共得銀一
千七百八十四兩夫以一總督之官既有省城之送
供而又派之三十九驛既有三十九驛之派供而又
倍取之於十一府是何供應之廣也不獨浙江為然
今直隸江西福建各亦解供如之四省民力竭矣更
何堪此其所差舍人健步人等到驛每口糧一分折
銀二兩馬一匹折銀一兩武林驛以此大書木屏宗
憲屢至驛中雖目見之弗問也蓋已身為剥取之事

又安能禁其下之不效尤也故驛遞自南至北皆被此輩朋合嚇詐所執皮套火牌不令人看但口稱軍情緊急該應廩糧若干馬匹若干任意網打勒騙若干猛於虎狼要皆軍門縱之使然貽害不少此宗憲之毒流驛傳大罪六也官爵之命出自朝廷總督雖專制一方命官豈得而擅耶宗憲但知財賄之可貪而不知名器之不可假如胡良瑞富商也因其送銀八百五十兩與之把總張曉里戚也因其送家鄉花園一片而授之指揮他若承差章廷桂先在溫州打死館夫已革而不用矣後以指揮戴冲霄引進即給之劄付僉募兵五百名與其管領指揮祝夢麒納

銀八百兩收賄賞功所為似公矣次日取進私室
與把總劄付四道千總劄付一十六道隨責與龍十
九等得銀二千餘兩宗憲亦何故而私章廷桂祝夢
麒如此賄入劄出如持左券故凡納銀領劄而得冠
帶者無慮數百皆為假虎之狐張威挾勢生事害人
詐取財賄悉以歸之宗憲此則賣官通賄大罪七也
又如鄉宦茅坤旦夕與宗憲飲酒淫樂者也近日輒
請杭州右衛軍器廠以為私宅宗憲竟不念軍務重
大此廠非可以私授人者而乃輕徇茅坤之求茅坤
遂圈圍廠界占為已有該衛軍士皆號呼曰 祖宗
以來有此官廠一旦送人將來何處造軍器也此則

其以私滅公大罪八也兵隸督府本為地方防禦而設其他不宜調用亦明矣上年夏間宗憲親男前往直隸應試乃發壯兵銳手一百餘名護送出境所過騷擾其隨行門子返至崇德與鄉宦余田家僮爭妓兒鬭致彼妓婦懼拏自縊却乃專惑門子之言發兵七百槩拏所爭無辜平民數十餘人到院各加細打八十當時殞命者八人復欲羅織余田加以他罪使非布政使胡松力為救解則余田之冤抑又將無所伸雪矣今年六月內強盜四百餘輩搶刦宗憲本家亦聞有銀山之富也宗憲得報輒差指揮張曉統帥神弩手及精兵五百名前往家鄉看守夫兵者朝

廷之兵也以之送子以之守家又以之為門子報集

何軍門之自便如此也此則其私自調兵大罪九也居官以名檢為先雖在卑冗無敢踰越總督具瞻豈容蕩廢宗憲聞杭城鄉宦洪楩之女有殊色密託罷閒中書葉彬通意使洪楩就花園中置酒醉飲乃陽醉入內與女相見繼卽以見禮銀一百兩致欵竟不顧部民娶之為妾洪楩以是出入都府說事過錢倚勢逞威白奪人田地財物氣燄熏灼自藩臬諸司以下無不折節下之者甚至通事夷來住之妻娼婦也每令進府通宵不出或迷留浹旬出則重以金銀賚之外人有告不准狀者皆此婦帶進批出又部下健

步徐子明之妻亦以戴冲霄暗報常取進用與之比
狎人視督府為宣淫之地矣此則其縱欲敗度大罪
十也案照總督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
憲姦謀無比貪縱異常海上要功屢致言官之論劾
閩中養亂敢於明旨之抗違志怠於宦成而恣意
宴安何有靖共之節權專於勢盛而擅作威福略無
臣子之忠剝數省以實一家東南之財力已竭盜

國賦以充私室兵民之怨憤難平任險詖以為幕賓
積蠹滋甚鬻名器以張鷁翅播虐無窮軍廠作送人
情奉公之義何在官兵調充私用守法之戒奚存沉
酒色之湎淫極本冠之醜惡官常大壞臣職盡隳負

國殃民莫此為最此天下首惡人共以浙中大倭目
之蓋不可使之一日復居總督之位者也伏望 皇
上俯鑒臣言 勅下廷臣再加查訪使臣等所論宗
憲十罪一有不實是誣忠為欺將臣等坐以重罪以
為言官妄指之戒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聖斷
速將宗憲罷斥另推資望相宜忠勤公慎者以代任
則庶乎督府得人四省賴以安息而 皇上永綠南
顧之懷矣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潤

仰惟我 皇上啟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旱
暵經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

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
拾遺參劾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
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
然盛矣然內外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
著極為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清
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采羣議不忍隱默敢
舉其人併條具顯跡為我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馮懋卿奉命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
因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皇上特勅其經理財
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

情斯為大臣謀國之忠也顧乃自蔑憲典罔法行私
所過屬縣掊尅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
二百三百各有逾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
鹽商轉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
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
百兩送進其營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龔
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
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
理鹽課不知有增於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
如此是黠貨無厭背公營私共為罪一也又平民李
守謙告親人王鏹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鏹等親

提面審定罪發府値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
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
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
吳道東門子徐熙遞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
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遞進發出照收手本衆目共
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
肅百僚而乃暴露職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
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為常及至揚州明知巡
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
作冷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
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極其奇巧花飾以寶珠示下

貯以銀瓶餽贍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驩顏又
往鳳陽謁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
縣帶領茶厨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
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
道悖禮其為罪三也且陵饒有司恭虔百姓在揚州
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
官姚佩送冊稽遲厨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
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也小民
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為罪四也
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藉至厘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擊其形

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
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
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
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剥
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
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
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斷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
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
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遲疑發言謂懋卿廣於結
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懼其中傷臣一介
孤寒愚蠹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咎

韋之罪不忠之甚也 岂人臣事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鷗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皇上察臣微衷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駝懋卿速 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爲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三

杭州府儒學教授王大康

錢塘縣儒學教諭李琛

生員俞承宗

朱 優

劉 錞

凌 登 第

許 次 紹 同 校